新編宣和遺事目録

杜充叛降金國　張俊明州大捷
陳思恭舟師殲獲兀朮　韓世忠敗兀朮於鎮江府
牛皐荊門大捷　岳飛邀擊兀朮大捷
十三處戰功　秦檜歸自虜力
秦檜倡和議　秦檜定都臨安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新刊宣和遺事前集

暫時罷鼓膝間琴　閑把遺編閱古今
常漢賢君務勤儉　深悲庸主事荒淫
致平端自親賢哲　稔亂無非近佞臣
說破興亡多少事　高山流水有知音

詩曰

茫茫往古繼繼來今上下三千餘年興廢百千萬事大槩光風霽月之時少陰雨晦冥之時多衣冠文物之時少干戈征戰之時多看破治乱两途不出陰陽一理中國也天理也皆是陽類夷狄也小人也人慾也皆是陰類陽明用事底時節中國尊安君子在位在天便有甘露慶雲之瑞在地便有醴泉芝草之祥天下百姓享太平之治陰濁用事底時節夷狄

宝礼定藏

陸梁小人得志在天便有彗孛日蝕之災在地便有蝗虫飢饉之變天下百姓有流離之厄這箇陰陽都關係着皇帝一人心術之邪正是也且說唐堯虞舜是劈初頭第一个皇帝看他治位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不敢盤逸遊畋不敢荒淫音樂到得他揖讓傳禪時分且道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好舜王那曾敢做慢遊傲虐的事禹王告着舜王使他休紊堯王的孩兒丹朱專事慢遊專務傲虐特地強力不用水向平地上推了舟船共他徒黨在家為淫亂之行故堯王不將天下傳與他却分付與舜王了舜王治世幸八元八凱共十六箇才子是有賢德明望的人分布在朝任了官職却將共工流逐于幽州田地將鯀放逐于崇山田地將三苗竄逐于三危田地將鯀誅殛于羽山田地誅竄了這四个兇人天下百姓皆服其威斷明四目達四聰未稍頭賢人在位小人在野朝綱自治在位五十二年壽命一百一十二歲將天下傳與禹王至湯王時為諸侯與葛為鄰葛君不道苦虐其民湯王伐之東征而西夷怨南征而北狄怨却道湯王何故忘我不來極救黎民感慕湯王之德却有夏桀無道寵妹喜之歡將酒傾為池水將肉排為樹林相似日與兇徒沈酗于酒池肉林間苦虐生靈百姓怨道夏桀與日相似這日幾時喪亡我甘受其苦不過情願與至紂無道寵妲己剖賢人心置炮烙之刑不修德政不改前非武王伐之享國日久傳位至周幽王寵褒姒之色為不得褒姒言笑千方百計取媚他因向驪山上把與諸侯為號的烽火燒起諸侯皆道是幽王有難率兵來救及到幽王殿下却無他事只是要取褒姒

一笑後來眨了太子廢了申后申后怒會犬戎之兵來伐幽王諸侯不來相救遂喪其國有詩爲証

詩曰

特寵嬌多得自由　驪山舉火戲諸侯
秖知一笑傾人國　不覺胡塵滿玉樓

又楚國灵王寵嬪嬙之色起章華之臺苦虐黎庶遭平王所追遂死於野人申亥之家有詩爲証

詩曰

茫茫春草沒章華　因笑灵王苦好奢
臺土未乾簫管絕　可憐身死野人家

後來陳後主也寵張麗華孔貴嬪之色沉湎淫逸不理國事被隋兵所追無處趨藏遂同二妃投入井中隋兵搜出亦遭其虜其國即亡有詩爲證

詩曰

陳國機權未有涯　如何後主恣嬌奢
不知即入宮前井　猶自聽吹玉樹花

當時有隋煬帝也無道殺父誅兄奸妹無所不至寵蕭妃之色蕭妃要看揚州景敵用麻胡爲帥起天下百萬民夫開一千丹八里汴河從汴入淮從淮直至揚州役死人夫無數死了相枕復造龍鳳船使宮女牽之兩岸蕭韶樂奏聞百十里之遠更兼連歲災蝗餓死人遍地盜賊蜂起六十四處煙塵一十八處擅改年號李密袒臂一呼聚雄師百萬占了中原煬帝全无顧念被宇文化及造變江都斬煬帝于吳公臺下隋國遂亡有詩爲證

詩曰

千里長河一旦開　亡隋波浪九天來
錦帆未落干戈起　惆悵龍舟更不廻

其國有唐秦王世民行仁布德滅了六十四處煙塵建都于

長安以致太平後來爲唐明皇爲孩兒壽王取楊家女孩兒名做玉環的爲妻明皇一見玉環生得有傾國之色背後使人喚玉環出家爲女官道士後來宣入宮中封爲妃子寵幸無比眞箇是

後宮佳麗三千人　三千寵愛在一身
金屋粧成嬌侍夜　玉樓宴罷醉和春

那明皇寵愛妃子春從春遊夜專夜寢從此荒淫每日更不坐朝聽政爭奈那妃子與安祿山私通却抱養祿山做孩兒明皇得知將安祿山差去漁陽田地做了節度使那祿山思恋貴妃之色率兵反叛眞是

漁陽鼙鼓動地來　驚破霓裳羽衣曲

那明皇无計奈何只得帶眾百官走入蜀川躲避了祿山行至馬嵬驛六軍不肯進發把那貴妃使高力士將去佛堂後田地裏縊殺了諸軍且根着明皇入蜀後來明皇那兒子肅宗恢復兩京再立唐家社稷也今日話說的也說一个无道的君王信用小人荒淫无度把那祖宗渾沌的世界壞了父子將身投北去也全不思量祖宗創造基業時直不是容易也有康節先生做八句詩道得好道不甚底

自古禦戎无上策　唯憑仁義是中原
王師問罪固能道　天子蒙塵爭忍言
兩晉乱亡成茂草　二君屈辱落陳編
公閭延廣何人也　始信興邦亦一言

詩曰

此詩是康節全任吟　豫先說着个宣和靖康年間讖語麼當初只爲五代時分天下荒荒離乱朝屬梁而暮屬晉干戈

不息更兼連歲災蝗萬民遭塗炭之災百姓受倒懸之苦爲
此後唐明宗夜々焚香告天祝曰我乃胡人不能整治天下
願天早生聖人撫安黎庶此上感得火德星君靈靈災仙下
界降生於西京洛陽縣夾馬營趙洪恩宅生下个孩兒當誕
生時分紅光滿室紫氣盈軒趙洪恩喚生下孩兒名做匡媚
幼與小童戲於街檻好布陣行伍肅然人見而異之及年當
弱冠有大志少遊關西行到處除寃去惡長治華夷民安國
泰自陳橋兵變柴皇讓位在位一十七年天下太平消鋒軍
器爲農器毀折征旗作酒旗太祖一日收平江南有徐鉉奉
使至太祖殿下盛誇其主能文因誦其詩太祖道此特村教
書語耳因道我少時有詠日詩道是

詩曰 須臾搽出大金盤 趕散殘星與明月

徐鉉聽得這詩大服太祖志量後來人以爲應大金破汴梁
之讖太祖傳位與太宗太宗欲定京都聞得華山陳希夷先
生名搏表德圖南的精於數學預知未來之事宣至殿下太
宗与論治道留之數日一日太宗問朕立國以來將來運祚
如何陳搏奏道宋朝以仁得天下以義結人心不患不久長
但卜都之地一汴二杭三閩四廣太祖再三詰問搏但唯々
不言而已在後高宗中興定都杭州蓋符前定之數亦非偶
然也太宗之後傳位于真宗仁宗英宗幾个賢君且說英宗
皇帝治平年間洛陽邵康節先生因與客在天津橋上縱步
閑行忽听得杜鵑声先生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先生道洛陽
從來无杜鵑今忽來至必有所主客曰何也先生曰不過二
年朝廷任用商人爲相必有更變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

杜鵑声何以列此先生曰天下將治地炁自北而南將乱地
炁自南而北今南方地炁至矣禽鳥得炁之先者也春秋有
云六鷁退飛雊鶴來巢皆炁使之然也英宗升遐神宗即位
神宗是个聰明的官家朝廷上大綱小紀一々要從新整理
一番恰有那曾參政名做公亮的薦那王安石爲丞相神宗
准奏召王安石拜相正官麻時分有唐介做着諫官上疏論
奏王安石沼古迂儒若用爲相必多更變重擾天下那時有
呂誨亦上疏彈劾安石有彈文其畧云
臣呂誨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百拜奏于
皇帝陛下臣仰覩　公朝除王安石爲相者臣切謂安石
每遷小官遜避不已及除翰林各士不聞固辭先帝臨朝
則有山林獨往之志陛下即位則有金鑾侍從之樂好名

嗜進見利忘義凡在經筵力請坐而講說將屈万乘之重
自処師氏之尊不識君臣上下之分又與唐介爭論謀殺
刑名衆非安石而是介介務守大体不能以口舌勝憤懣
發疽而死奏對強辨陵轢同列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外示
林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制置三司條例兼領
兵財又牽三人勾當八人巡行臣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區
區愚忠切以爲安石決不可用若用之爲相必變更祖宗
法度以乱天下欲望　聖慈允臣所奏將王安石新命寢
罷宗社幸甚伏取進止
奏上神宗不報安石居相位專務變更一日奏行青苗法差
李常孫覺等往河北諸路俵散青苗錢第一等戶十五貫第
二等戶十貫第三等戶五貫第四等戶一貫五伯第五等戶

一貫青苗在田時分俵散到收成時分催納十分供一分爲息當有銀臺司范鎮上疏奏言青苗錢擾民不便　表云

臣范鎮謹奏言青苗錢者唐衰亂世之所爲苗青在田已估其直收斂未畢已促其償是盜跖之法也臣以爲此法若行天下搔然民不聊生非國家之利也臣請罷之

表上神宗不听又宰相韓琦奏言青苗錢法大不便於民間有司責篤嚴急細民不勝愁苦至有鬻妻賣子者不能償願陛下察之即與蠲罷奏上王安石大怒即日貶韓琦於外熙寧七年大旱帝謂群臣曰天久不雨朕夙夜焦勞無可奈何韓維奏曰陛下信安石酷法散青苗錢於民今之官府督取甚急往往鞭撻人民取足至有伐桑爲薪以易錢貨旱災之際重罹此苦願陛下蠲除租稅寬裕逋負以救愁苦之良民帝感悟乃詔韓維放商稅而免青苗後是日雨遂貶安石於金陵府安石弟安國每憎他兄所爲誤國安國爲西京國子監教授頗溺聲色時安石爲相以書戒安國道宜放鄭聲安國回書與安石道亦願兄遠佞人也安國又嘗力諫安石言天下不樂新法皆歸咎於兄恐爲家禍宜速罷之安石不聽安國哭於影堂前道是吾家滅門矣安石的孩兒王雱爲人性險惡喜殺因病疽而死年方三十三歲安石哀悼不能爲懷嘗恍惚見雱身擔鐵枷向安石道父親做歹事誤我受此重罪安石大驚遂以所居園屋捨做僧寺賜額爲報寧院蓋爲王雱求救於佛也

詩曰

誤國欺君罪不輕　陰司報應自分明
姦邪凡事懷私儉　却告金仙洗惡名

話說宋朝失政國喪家亡禍根起於王安石引用壻蔡卞及
姻黨蔡京在朝陷害忠良姦佞變詐欺君虐民以致壞了宋
家天下神宗崩哲宗即位太后垂簾聽政用司馬溫公名做
光元祐年間天下太平未幾一年司馬光不祿章惇等入相
再行新法把這太平的氣象又變做了亂世哲宗崩徽宗即
位說這个官家才俊過人口賡詩韻目數群羊善寫墨君竹
能揮薛稷書通三教之書曉九流之典朝歡暮樂依稀伯劉
閣孟蜀王論愛色貪盃彷彿如金陵陳後主遇花朝月夜宣
童貫蔡京值好景良辰命高俅王戩向九里十三步皇城元
日不歌歡作樂說寶籙諸宮起壽山艮岳異花奇獸怪石珍
禽充滿其間畫拱雕梁高樓邃閣不可勝計役民夫百千力
皆汴梁直至蘇杭尾々相含人民勞苦相挑而亡加以咸々
災蝗年々饑饉黃金一斤易粟一斗或削樹皮而食者或易
子而飧者宋江三十六人閧州劫縣方臘一十三寇放火殺
人天子全無憂問與臣蔡京童貫楊戩高俅朱勔王黼梁師
成李彥等取樂追歡朝綱不理即位了二十六年改了六番
年號改建中靖國改崇寧改大觀改政和改重和改宣和從
即位以來改元

建中靖國元年 大赦天下用丞相章惇言奉蔡京為翰林學
士滿朝上下皆喜諛佞阿附權勢无人敢言其非獨有御史
中丞豐稷同着殿中侍御史陳師錫共寫着表文一道奏蔡
京奸惡 表文云

臣豐稷陳師錫等切被聖恩濫居言路事有當言而不言
臣為曠職切見公朝近除蔡京充翰林學士勾當者緣蔡

京身爲禁從外結後族交締東朝伏望独斷出之於外若
果用蔡京則治乱自此分矣祖宗基業自此壞矣又資政
殿学士知江寧府蔡卞乃王安石之壻與京兄弟同惡迷
國誤朝爲害甚大乞正典刑臣日夜爲陛下憂爲宗廟憂
爲天下賢人君子憂若黜貶京等於外則間言不入於慈
闈聖慮可忘於憂患實宗廟社稷之福也
表上徽宗謂豐稷道事礙東朝卿當熟慮豐稷奏言自古母
后臨朝那曾見有如聖母手書還政的可做万世法則但是
目即在外則聞向宗良宗回籍勢妄作在内則聞張琳裴彦
臣等兇焰熾然又有蔡京交通其間臣愚欲乞戒飭后家放
逐張琳等黜蔡京于外庶絶朝廷之憂徽宗不從那時殿中
侍御史龔夬亦上表奏言臣伏聞蔡卞落職太平州居住天
下之士共仰聖断然臣切見京下表裏相濟天下知其惡民
謡有云二蔡一惇必定沙門籍没家財禁錮子孫又童謡云
大惇小惇入地無門大蔡小蔡還他命債百姓受苦出這般
怨言但朝廷不知之耳蔡京蔡卞爲人反復変詐欺陷忠良
天下不安皆由京卞二人皺弄是時章惇罷相差知越州專
事刑名慘刻編類章疏看詳訴理受禍者千餘家民間或訴
事稍有暗昧言語加以刀棓釘手足剥皮膚斬頸拔舌之刑
有道號了翁姓陳名瓘的論奏惇罪將章惇貶雷州居住三
月命内侍童貫往杭州監造作局製御用器自是楊戩始用
事五月奪司馬光等官

崇寧元年 七月徽宗除蔡京做右丞相制下中外大駭又賜
京坐延和殿徽宗向蔡京道昔神宗創法立制未盡施行先

帝繼之兩遭簾帷变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歷觀在朝無可与爲治者今朕相卿其將何以教我蔡京頓首謝願盡死以報陛下徽宗嘗出玉琖玉巵將示輔臣道是朕此器久已孰只怕人言故未曾將用蔡京回奏事苟當於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當享太平之奉區〻玉器又何畏哉帝悅

不爭奸佞居台輔　合是中原血染衣

蔡京自拜相後有巨商大賈六七輩赴闕投詞言章相公開邊時及曾相公罷邊時共借訖三千七百万貫至今未見朝廷支償蔡京奏言徽宗處額道我國家欠少商賈錢債久不償還怎不辱國蔡京回奏臣請償之帝喜曰卿果能償之否蔡京差官剗刷諸司庫務故弊的物及麄細香藥漆器牙錦之類高估價直立字號出還客客猶不受願請少出藥貨試賣方敢承領那時乳香價利頗高京令吏將乳香附客試賣客果得價數倍後客欣然承受不半年盡償訖在後客貨賣却消折了十无一二无所伸訴

崇寧三年除蔡京爲左丞相修大內復修創景灵宮及元符等十一殿及殿中工役大作夏四月詔毀唐鑑蘇黃等集又削景灵宮元祐臣僚畫像是秋九月蔡京与其子蔡攸并其客強後明葉夢得將元符末忠孝人分正上正中正下奸邪人分邪上邪中邪下爲六等凡五百八十二人詔中書省籍記姓名又將先朝大臣司馬光文彥博范祖禹程明道程伊川蘇轍蘇軾呂公著呂誨等凡一百一十九人籍做奸黨御書刻石立于端門却詔封王安石做荊國公又加封舒王將安石配饗孔子廣庭塑像坐于孔子之側又詔書頒行天下

將元祐賢臣籍做奸黨立石刊刻姓名時詔旨至長安立石
有石匠姓安名民的覆官道小匠不知朝廷刻石底意但聽
得司馬溫公海內皆称其正直忠賢今却把做奸邪小匠故
不忍刻石官司怒要行鞭撻安民泣道小匠刻則刻也官司
嚴切不敢辭推但告休鐫安民二字于石上怕得罪于後世
官吏聞之慚愧
蔡京又更茶法天下立茶場拘確茶貨令客人赴官請引自
於茶園買茶赴官秤驗納息批引限日販賣如有過限並行
拘收別買新引增私販法客旅消乏又立塩法詔陝西舊塩
鈔易東南塩鈔每新鈔折錢三分舊鈔折七分方聽換易蔡
京私運塩鈔遍行天下拘刷船隻揭起黃旗所過關津莫敢
誰何蓋為見行塩鈔之法天下纔方通行忽又改易那舊鈔

皆成無用之物此上富商大賈消折財本或有轉流乞丐的
或有赴水自縊死的提點淮東刑獄章繹可怜見商賈受苦
上奏鈔法誤民以此許蔡京意遂奪章繹官貶做庶人一日
蔡京欲媚說徽宗遇着聖節將近命府州縣道遍立寺觀天
下凡有寺觀並改名神霄万壽宮祝延聖壽上留意西邊以
王厚為大將安撫臨洮諸州命內侍童貫為監軍專切往來
幹當今是置司專命二人主之
宋紀四十 春正月以童貫為熙河等處經略安撫置制使二
月雨大雹冬彗星出西方其長竟天徽宗下詔求言是時有
劉逵為中書侍郎勸上碎蔡京所立元祐黨碑將禁錮係籍
人並行寬放以禳天變帝夜半遣黃門至朝堂將元祐黨碑
碎毀明日蔡京見之乃厲聲道石可毀名不可滅徽宗用劉

逵之言詔除黨人之禁罷方田及諸國威貢又罷緣邊諸路科歛及罷鑄當十六錢并新立衝要市務在後有詩人劉克莊吟詩一首云

嶺外瘴魂多不返　塚中枯骨亦加刑
更無人敢扶公議　直待天爲現彗星
早日大程知返覆　暮年小范要調停
書生幾點殘碑淚　一弔諸賢地下靈

詩曰

大程謂程顥小范指范純仁也倘不因彗星之變元祐黨碑怎生能碎麽可見當時蔡京附會徽宗恣行驕淫天心仁愛不得不示變以儆之也其如君臣不悟何未幾蔡京罷相除趙挺之爲右丞相十一月罷趙挺之復相蔡京

崇寧五年　夏麟州有蛟在蓋池作祟布五十餘里人畜在五

中者輒皆嚙齒傷人甚衆詔命嗣漢三十代天師張繼先治之不旬日間蛟祟已平繼先入見帝抚勞再三且問曰鄉此剪除是何妖魅繼先答曰昔軒轅斬蚩尤後人立祠于池側以祀焉今其祠宇頓弊故變爲蛟以妖是境欲求祀典臣賴聖威幸已除滅帝曰卿用何神願獲一見少勞神庥繼先曰神即當起居聖駕忽有二神現於殿庭一神絳衣金甲青巾美鬚髯一神乃介胄之士繼先指示金甲者曰此即蜀將關羽也又指介胄者曰此乃信上自鳴山神石氏也言訖不見帝遂褒加封贈仍賜張繼先爲視秩大夫虛靖眞人

大觀元年　黃河清詔曰國家承百五十年三有河清之應而乾寧軍河清踰八伯里凡七晝夜上天眷祐敢不欽承其以乾州爲清州　廬州雨豆

大觀二年春正月朔御大慶殿受八寶赦天下蔡京言天下郡國所上符瑞八十七所拜表称賀蔡京進大師加童貫節度仍宣撫使夏五月日食以復洮州功賜蔡京玉帶加童貫檢校司空仍宣撫貫由此恃功稍專軍政選置將吏皆取中旨不復關朝廷矣　顯仁皇后生皇子構徽宗隔夜夢吳越錢王以手挽徽宗御衣云我好來朝你家便留住我終須還我山河社稷待教第三子來顯仁皇后亦夢金甲神人自稱錢武肅王及寤而生皇子蓋徽宗第九子也其始生之時宮中紅光滿室宣和二年封為康王後即位於南京為高宗建都于杭州即符錢王還我山河之夢錢武肅王即錢鏐享年八十一歲高宗亦壽八十一豈偶然　六月蔡京罷相秋七月河南淮北大旱詔有道高士王文卿祈雨不應文卿奏曰九江四海五湖龍君皆奉上帝勑命且停行雨獨黃河神未奉睿旨帝曰卿可召黃河神行雨麼文卿領旨向京師太一宮立壇祈雨翌日升壇祝曰太宋皇帝借黃河一尺水以濟焦枯不移時甘雨大作遍地皆雨黃雨以應黃河之水帝喜賜文卿凝神殿侍宸沖虛觀妙通玄真人後文卿尸解于撫州臨川縣

大觀三年春甘露降尚書省天子作詩以賜執政蔡京致仕仍朝朔望

大觀四年禁燃頂煉臂刺血斷指之類張商英知杭州過闕入對上因語蔡京乱紀綱事商英曰蔡京自來專恣任意不知都省批狀便是條貫入狀請實便是聖旨若前後失緒安得不乱上曰京多引用親黨已逐三十餘輩矣商英曰餘黨

尚多上曰百姓聞卿來皆鼓舞欣悅商英曰千臣何事遂留
商英爲中太一宮使毛注奏言天下僧尼增舊十倍凡數十
萬人祠部歲給度牒幾三万乞權住三年帝從之夏五月詔
蔡京權重位高人屢告變全不引避公議不容降授太子太
保致仕任便居住六月以張商英爲右相閏八月除張閣知
杭州兼領花石綱事先有朱勔者因蔡京以進上頗垂意花
石勔初才致黃楊木三四本已稱聖意後歲歲增加遂至舟
船相繼號做花石綱專在平江置應奉局每一發輒數百萬
貫搜岩剔藪无所不到雖江湖不測之瀾力不可致者百計
出之名做神運凡事庶之家有一花一木之妙的悉以黃帕
遮覆指做御前之物不問墻墓之間盡皆發掘石巨者高廣
數丈將巨艦裝載用千夫牽輓鑿河斷橋毀堰折閘數日方
至京師一花費數千貫一石費數万緡勔又即所居創一圃
林泉之勝二浙无比後復取旨建神霄殿塑青華帝君像其
中監司郡守初到必須到宮朝謁

詩曰

神霄新殿聳雲端　像塑青華帶道冠
竭力勞民運花石　不堪砲石礙遊觀

政和元年春正月毀京師淫祠凡一千三百餘區

政和二年春二月蔡京復太師賜第京師

夏四月召蔡京入內苑賜宴輔臣親王皆得與席徽宗親爲
之記其畧曰詔有司掃除內苑太清樓滌內府所藏珍用之
器集四方之美味前期閱集朕將親幸焉其所用宮十女樂
列奏于庭命皇子名楷的侍側勸勞又出嬪女鼓琴玩舞勸
以琉璃瑪瑙白玉之盃京亦上記畧曰太清之燕上曰此進

步至宣和令子收掖入觀焉東入小花逕南度碧芳叢又東
入便門至宣和殿只三楹砫掖亦三楹中置圖書筆硯古鼎
彝罍洗陳几案檯榻東西廡側各有殿亦三楹東曰瓊蘭積
石爲山峯峦間出有泉出石竇注于沼此有御札靜宇榜樑
間以洗心滌慮西曰凝芳後曰積翠南曰瓊林北有洞曰玉
宇石自壁隱出嶄巖峻立奇花異木扶疎茂密後有沼曰環
碧兩傍有亭曰臨漪華渚沼次有山殿曰雲華閣曰太寧左
右躡道以登中道有亭曰琳霄垂雲騫鳳層巒百尺高峻俯
視峭壁攢峯如深山大壑次曰會春閣下有殿曰玉華前殿
之側有御筆榜曰三洞瓊文之殿以奉高真有種玉[illegible]
相峙日午謁者引宰執以下入女童四百靴袍玉帶列排場
下肅然無敢謦欬者呂人珠籠巾玉束帶秉扇拂壺山劍鉞

持香毬擁御座以次立亦无敢離行失次者上顧謂羣臣道
承平无事君臣共樂宜略去煩苛碎礼飲食坐起各宜自便
無問執事者以寶器進徽宗酌酒以賜命皇子嘉王楷宣勸
又以惠山泉建溪異亳茂烹新貢太平嘉瑞茶賜蔡京飲之
徽宗又道日未晡可令奏樂殿上笙竽瑟琶方響箏簫登陛
合奏宮娥妙舞徽宗又曰可起觀群臣凭欄以觀又命宮娥
撫琴擊阮群臣終宴盡醉
冬十一月戊寅日南至御大慶殿受元圭大赦蔡京進封魯
國公詔給地牧馬自京東河北募人養馬然後推之諸路受
田一頃仍免其稅令養馬一疋諸路至九万疋
政和三年春正月詔封王安石追封舒王又封其子王雱爲
臨川伯配享文宣王廟從祀
夏四月玉清和陽宮成即福寧殿東誕聖之地作宮至是成

奉安道像上詣宮行礼後復爲玉清神霄宮那時道教之行
莫盛於此時推原其由皆自徐知常有以誘惑聖聽也徐知
常始賜號沖虛先生徐守信賜虛靖先生劉混康賜葆眞觀
玄妙沖和先生後並贈太中大夫九月丙午葆和殿成上節
純綠下漆以朱无文藻繪畫五綵垣墉無粉澤淺畫作寒林
平遠禽竹而已前種松竹木犀沙桐橙橘蘭蕙有歲寒秋香
洞庭吳會之趣後列太湖之石引滄浪之水陂池連綿若起
若伏支流派別縈迂清泚有瀛州方壺長江遠渚之興可以
放懷適情游心玩思而已
冬十月癸未郊徽宗摺大圭執元圭以道士百人執儀衛前
導蔡攸爲執綏官玉輅出南薰門至玉津園徽宗忽問左右
曰玉津園若有棧殿重復此是何處攸即回奏臣見雲間殿
殿臺閣隱隱數重既而細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徽宗又曰
卿還見人物麼攸又回奏若有道流童子持旛節蓋相繼而
出雲間衣服眉目歷歷可識蔡京率百僚稱賀
政和四年春正月置道階品秩凡二十六等先生處士封號
自八字六字以至四字二字比中大夫下至將仕郎但不給
俸又置道官自太虛大夫至金壇郎凡十六等同文自中大
夫至迪功郎道職自沖和殿侍養至凝神殿校經凡十一等
侍宸同侍制檢籍同修撰校經同直閣皆給告身印紙經道
錄院磨勘功過注授加官差遣入品用蔭如命官法
五月丙戌祭地奉太祖皇帝配享蔡京奏祭之日城中大雨
幾尺而銮輅自宮至郊日光照曜又太史奏是夕五緯循軌
典掌官吏稱有隊仗風雨之聲鬼神之狀又有黑氣數十丈
貫於壇壝皆陛下嚴恭之應乞宣付史館帝從之內侍楊戩
加節度賞製樂傳宣之勞也

八月宣和殿有玉芝生於檜樹上又有鶴三万餘隻盤旋雲霄之間並許稱賀

延福宮成舊有延福宮祖宗以爲燕會之所而制不甚廣時蔡京欲以宮室媚上一日召內侍童貫楊戩賈詳何訴藍從熈諷以禁中逼窄之狀五人聽命乃盡徙內酒坊諸司又迁二僧寺并軍營於他所五人者既有分地因各出新意故號五位五位既成樓閣相望引全水天源河築上山其間奇花怪石岩壑幽勝窈若生成

夏四月又建葆真宮以蔡攸爲保和殿學士

六月天成聖功二橋成都水使者孟昌齡請開鑿大伾三兩河回引河流於河陽作浮空二至是畢工賜名頒德音于河北京東東西時諸路皆調夫赴役九數十万人兩河之人愁困殆不聊生未幾水漲橋壞

政和六年

春正月以童貫爲陝西兩河宣撫

閏月置道學詔州縣舉兼養道流增置十名自元士至志士九十三品歲大比許欄幞就試後罷道學

二月上清寶籙宮成浚壕深水三丈東則景龍門橋西則天波門橋二橋之下壘石爲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往還不竟名曰景龍外江江之外則有鶴莊鹿砦文禽孔雀諸柵多聚遠方珍怪蹄尾動數千實之又爲村居野店酒肆青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即放灯自東華以北並不禁夜從市民行鋪夾道以居縱博群欽至上元後乃罷謂之先賞後又闢之東過景龍門至封丘門　後來南儒吟詩一首云

詩曰

萬炬銀花錦繡圍　景龍門外軟紅飛
淒涼但有雲頭月　曾照當年步輦歸

是時溫州有方士林靈素者初名靈噩表字歲昌家世寒微

遠遊至蜀學道於趙昇道數載善能妖術輔以五雷法往來
[illegible]州乞食於諸僧寺政和三年至京師寓居東太
一宮徽宗在大內得一个夢誰知那一場夢引得一箇妖術
方士的來　真是

鹿分鄭相終難下　蝶化莊周未可知

徽宗夢見甚的乃夢見東華帝君使仙童來召徽宗游神霄
宮及覓來欲訪問神霄宮的事敕問道錄徐知常訪求神霄
事迹進呈知常素不曉神霄之事方以爲憂忽有一道生告
知常道今道堂中有溫州秣道士屢言神霄亦曾有神霄詩
題在壁間

詩曰

神霄宮殿五雲間　羽服黃冠綴曉班
詔許群臣親受籙　步虛声裏認龍顏

知常一見壁上詩亟錄呈徽宗徽宗召林道士來問卿有何
仙術靈噩回奏臣上知天宮中識人間下知地府備言神霄
宮乃東華帝君所治天上有所謂長生大帝君與其帝青華
大帝君皆是玉帝的孩兒又有左元仙伯賞罰仙吏八百餘
官陛下乃是長生大帝君降生人間爲天下帝王蔡京乃左
元仙伯近日陛下赴弟之青華大帝君爲神霄之遊得无樂
乎徽宗聞之大喜自謂與靈噩如舊日素來相識乃賜名靈
素號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賜金紫服出入大內觀
又按賓退錄載祥符觀道士何得一宣和間遊京師遇方
士陶光國愛其人物秀整語之曰當爲辦一事姑亟歸无
幾何徽宗夢人曰天上神仙鄭化基地下神仙何得一明
日命閤門部帳得諸新淦籍中化基其師也遽命使宣召
是時得　方次鄂州守貳礼請以往既對上大悅賜號沖
妙大師主龍德太一宮授丹林郎靈素之進亦緣夢而得

恰與此事相類故附錄之其与高宗之夢傅說者異矣
靈素既遭遇道君之後是時宮闈多妖怪詔靈素治之靈素
乃作鐵簡長九尺上書符篆埋於地其怪遂絕又詔許林靈
素就景龍門對著晨曦門建上清寶籙宮使靈素居之其
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木清流又就太一西宮建仁濟亭施
水開神霄寶籙壇詔天下天寧觀改做神霄玉清万壽宮
無觀者以寺改創仍各觀設長生大帝君青華大帝君像
宗自稱教主道君皇帝從林靈素之請也乃降詔曰
詔云朕乃上帝元子爲太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遂
繼上帝願爲人主今天下歸於正道鄉等可上表章冊朕
爲教主道君皇帝止用於教門
是時冊上尊號已畢百官稱賀又詔翰林學士王黼保和殿
學士蔡攸盛章至宣和殿俟神霄降臨十一月有星如月

徐南行而落光照人物與月光畏是年女眞陷遼渤海軍
宣和七年 詔林靈素修道書改正諸家醮儀校讎用經靈素爲
每遇初七日就座百官宰執三衙親王中貴士俗觀者如堵
靈素爲幻不一徽宗嘗呼之爲聰明神仙御筆則靈素爲玉
眞教主神霄凝神殿侍宸立兩府班徽宗嘗思明達皇后惜
其已死謂靈素曰朕欲一見明達后鄉能之乎靈素回奏臣
能爲萬靜能致太眞之事陛下但瞑目少頃即見之矣徽宗
如其教頃之遊一宮闈乃瀛洲神仙之境得與明達后避近
語甚歡密移時而覺如夢中恍惚也十二月有天神降坤寧
殿修神保觀神保觀者乃二郎神也都人素畏之自春夕夏
傾城男女皆負土以獻神謂之獻土又有村落人粧作鬼使
巡門催納土者人物絡繹於道徽宗乘輿往觀之蔡京奏道
獻土納土皆非好話頭數日降聖旨禁絕

詩曰

道君好道事淫荒　雅意求仙慕武皇
納土讖言无用禁　縱无佳讖國終亡

徽宗即位之初皇嗣未廣有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得幸上奏禁城西北隅地勢稍低若加以高大當有多男之喜詔增築數仞崗阜後來後宮果生男不絕爲此愈是崇信道教是年詔戶部侍郎孟揆董工增築崗阜取家餘杭鳳凰山號做萬歲山多運花石粧砌後因神降有艮岳排空之語改万歲山名做艮岳後有人吟詩一首云

詩曰

磐石曾聞受國封　承恩不與倖臣同
時危運作高城砲　猶解捐軀立戰功

後四年始成御製記文九數千言有金芝產于万歲峯改名壽岳其門號爲陽華門兩旁有丹墀八十株有大石曰神運昭功立其中旁有兩檜一夭矯者名做朝日升龍之檜一偃蹇者名做卧雲伏龍之檜皆玉牌填金字書之岩曰玉京獨秀太平巖峯曰卿雲万能奇峯又有絳霄樓金碧間勢極高峻在雲表盡工藝之巧无以出此運四方花竹奇石積累二十餘年山林高深千岩万壑麋鹿成群樓觀臺殿不可勝計詔左街道錄徐知常於禁庭建醮徽宗自親書表章三道焚於凝神殿會真堂即命知常拜章奏聞上帝顯俟睿旨知常領命遂拜伏於壇之側至翌日方興徽宗問知常曰卿爲朕所奏事未委睿旨有何明答幸无隱乎知常曰臣不敢隱陛下首章爲國家万民祈求豐稔上帝覽章天顏甚喜陛下次章欲祈百嗣上帝覽章天顏微怒言何其慾心之廣陛下末章空紙一副上帝見之天顏大怒遂秉筆判云趙某有慢上之罪全家徒流三千里餘不敢盡言徽宗心頗疑之嘿然无語徐知常元是閩中人久寓京師以道術爲徽宗所眷在後

林靈素得幸於上知常屢表辭歸欲往東南修煉旨不允至拜章之後一日逃去後數年有自閩中來者言知常在建州水西蓋造宮觀甚盛帝欲見之即日詔知常詣闕下詔命累降知常皆不拜詔有司督責知常違詔押知常下獄囚繫獄吏問知常道聞公能遊月宮願帶挾小人同往乎知常云此特易事但得紙數幅淨水一盂便可遊玩月宮矣吏如其教知常取紙粘於獄門上將筆畫一箇圓圈把水一噀即時清光滿室冷氣逼人吏與群囚爭玩月光回顧知常不知所往朝廷屢詔物色求之竟不可得知常之蹤矣

重和元年春正月御大慶殿受定命寶二月夏人寇邊將官張迪戰死入陣又遣使女真約發兵夾攻遼三月以蔡京子蔡絛爲宣和殿待制選尚康福帝姬即公主也駙馬都尉帶文階自蔡絛始八月童貫進太保

冬十月大內火發自夜至曉五千餘間後苑廣聖宮及宮人所居幾盡被焚死者甚多時大雨火發雨如傾略不少止而火益熾或傳上是夜私行宿于外冬十月御寶籙宮度王清神霄秘籙會者八百人凡天神降臨事蓋發端於王老志而極於林灵素於是宦官道士有所不如意者必須度籙莫不如願又爲大會引群臣士庶入殿聽灵素講經上設座其側灵素昇高座使人於下請問然灵素所言雜以滑稽喋語上下爲大鬨笑莫有君臣之礼齊罷帝問灵素朕建此齊得无神仙降耶灵素曰陛下更須建灵寶大齊肅清壇宇其時必有真仙度世言罷道衆中忽有一士擲所盛齋鉢于地衆欲責之隨騰空而去帝曰此非神仙而何灵素不荅揭鉢視之見一幅帋上有詩一絕云

詩曰　捻土爲香事有因　世間宜假不宜真

洞賓識得林灵素　灵素如何識洞賓

衆紡是洞賓降時道士有俸每一齋施動獲数千万貫每一宮觀給田亦不下数百千頃皆外蓄妻子置姬媵以膠青刷鬢美衣玉美者幾二万人每一會費数万貫至於貧下之人亦買青布幅巾赴齋日得一飫餐又獲襯施錢三百謂之千道會云

是歲女眞阿骨打稱帝姓王名做旻本新羅人號完顏氏身長八尺狀皃雄偉寡言語有大志能用人以其國産金故國號大金　十二月御殿度王黼等秘籙徽宗一日御宣和殿地陷

宣和元年　正月朔旦朝見景灵宮中見聖祖神像有淚守廣官吏聞廣内常有哭聲一日神宗皇帝廣室便殿有塼出血隨掃又出数日方止是時蔡京等方事諛佞有此異事皆不敢聞奏於上而徽宗驕奢之行愈肆矣

宣和二年　三月詔改佛號爲大賚金仙餘爲仙人大士僧称德士行称德童而冠服之以寺院爲觀改女冠爲女道士色爲女德明年金山寺有僧頂上擁出肉冠長肉鬚髯端坐而化朝廷聞之詔復舊人○金遣使李善慶來詔蔡京童貫及鄧文誥見之諭以夾攻取燕之意李善慶唯唯居十餘日遣趙有開馬政賫詔及礼物同善慶等度海聘之又詔余深爲太宰王黼爲少宰夏五月有物若龍長六七尺蒼鱗黑色駒首兩頰如魚頭色緑頂有角其聲如牛見于開封縣茶肆前時茶肆人早起拂拭床塌見有物若大大蹲其傍熟視之乃是龍也其人喫驚倒卧在地茶肆與軍器作坊相近遂被作坊軍人得知殺龍而食之是夕五鼓西北有赤炁数十道衝天仰視北斗星若隔絳紗其中有間以白黑二炁及時有拆烈

声震如雷未幾霪雨大作水高十餘丈犯都城已破汴堤諸
内侍役夫擔草運土障之不能禦徽宗詔戶部侍郎唐恪治
之即日恪乘小舟覽水之勢而求所以導之上登樓遥見問
之乃恪也爲之出涕數日水平恪入對上勞之曰宗廟社稷
獲安鄉之功也唐恪因回奏水乃陰類陰盛之盛以至犯城
闕願陛下垂意於馭臣遠女寵去小人備夷狄以益謹天戒
徽宗嘉納之

秋九月宴蔡京父子于保和新殿京等請見安妃帝許之京
作記以進其畧曰皇帝召臣京臣攸等燕保和新殿臣儵臣
脩臣修臣行臣徽臣術侍賜食文字庫於是由臨華殿門入
侍班東曲水朝於玉華殿上步至西曲水循酴蘼洞至太寧
閣登層巒琳霄褰風乘雲亭至保和屋三楹時落成於八月
而高竹崇檜已森陰翁鬱中樞置御榻東西二間列寶玩與
古鼎彝玉芝左挾閣曰妙有右挾閣曰宣道上御步前行至
稽古閣有宣王石鼓歷邃古尚古鑑古作古訪古博古秘古
諸閣上親指示爲言其槩抵玉林軒過宣和殿列岫軒太眞
閣凝眞殿東崇岩峭壁高百尺林壑茂密倍於昔見過觀羣
燕處閣賜茶全眞殿乃出瓊林殿中使傳旨留題乃題曰

詩曰

瓊瑤錯落密成林　檜竹交加午有陰
恩許塵凡時縱步　不知身在五雲深

頃之就坐女童樂作坐間香圓荔子黃橙金柑相間布列前
後命鄧文誥剖橙分賜酒五行少休詔至玉眞軒軒在保和
殿西南廡即安妃粧閣上吟詩二句云

雅燕酒酣添逸興　玉眞軒內見安妃

命中官傳旨詔蔡京賡補京即題云保和新殿麗秋暉詔許
塵凡到綺闈遂成詩云

詩曰

保和新殿麗秋暉　詔許塵凡到綺闈
雅燕酒酣添逸興　玉眞軒內見安妃

於是人人自謂得見安妃既而但掛畫像西垣臣即以詩奏曰

詩曰

玉眞軒檻暖如春　即見丹青未見人
月裏嫦娥終有恨　鑑中姑射未應眞

中使傳旨至王華閣帝持曰因鄉有詩姻家自應相見臣曰
[illegible]葭孚已得拜望故敢以詩請上大笑上持大觥酌酒命妃
曰可勸太師臣因進曰礼无不報於是持瓶注酒授使以進
再去撤女童去羯鼓御侍細樂作蘭陵王揚州教水調勸酬
交錯日且暮矣京奏曰久勤聖躬不敢安樂宗曰不醉无歸
更勸迭進酒行無算至二鼓五籌君臣大醉而罷京出謂人
曰保和殿後自崆峒天入八閣所陳之物左右上下皆琉璃
之器在後二帝北狩果符此流离之讖非偶然也劉屏山曾

但願君王安百姓　圃中何日不春風

蔡京將詩獻徽宗欲激徽宗殺鄧肅謂太宰生詩文以謗陛下若不殺之恐效尤成風黨錮之禍可鑒也帝不荅將鄧肅押歸田里蓋欲保全之也

宣和二年 金國遣使同趙良嗣歸且言金主約女真兵自平地松林趍古北江宋朝兵自白溝河夾攻遼國若滅後以燕京一帶歸南朝誓為兄弟之國又遣使止作新羅人來朝其書略曰

大金皇帝謹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蓋緣素昧未致礼容酌以摧宜交馳使傳趙良嗣等言燕京本是漢地諾復舊將自來與契丹銀絹轉交雖无國信諒不妄言若將來責朝不為夾攻即不依得已許為定具形弊幅冀諒鄙悰

帝命馬政使金國書其略曰

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大金皇帝遠乘信介特示函書致罰契丹遂聞爲慰確示同心之好共圖問罪之師誠意不渝義當如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幣依契丹舊數仍約毋聽契丹講和

又差馬政之子馬廣從行　冬十月日食　加梁師成太尉王黼爲太宰　時方臘家有漆園常爲造作局多所科須諸縣民受其苦兩浙兼爲花石綱之擾臘以妖術誘之數日之間嘯聚睦州青溪幫源洞響聚者數万人以誅朱勔爲名縱火大掠驅其黨西出兩浙都監蔡遵顏坦繫賊敗死遂陷睦州於是壽昌分水桐廬等縣皆爲賊所據僭號改元永樂又陷休寧縣執知縣魏嗣復賊復脅之使降面斬二士以恐嗣復嗣復罵賊曰自古妖賊無長久者尔當捨逆以從順因我以歸朝廷朝廷必宥尔奈何使我降賊何不速殺我賊曰我休寧人也公宰邑有善政前後官无及公者我忍殺公乎遂委之而去未幾詔命嗣復知睦州進官二等陷歙州將官郭師中士曹椽等禦賊遇害陷杭州守臣趙霆遁去廉訪趙[illegible]死于禀敗于城外又敗于桐廬陷衢州彭汝方死之陷[illegible]州縉雲尉詹良臣禦賊爲賊所執脅良臣降良臣罵曰往年王綸反戮于淮南王則反磔于河北同惡无少長皆棄市今不鑒前禍猖獗至此旦暮官軍至尔肉餧狗鼠矣賊怒割其肉使自啗之且吁且罵死不絕聲時年七十帝聞而憫之官其二子陷剡縣知縣未旅死之犯越州守臣劉韐敗之青溪縣知縣陳光棄邑遁聞朝廷誅之又宋江等犯京西河北等州[illegible]孫子女金帛殺人甚求之初命譚稹收方臘幾年无功復命童貫討之上私行送上握貫手曰東南事盡付汝有不得已者竟以御筆書之赦天下罷蘇杭造作局二州置局造作器用曲

盡其巧牙角犀玉金銀竹藤裝畫糊抹雕刻織綉諸色匠人
日役數千而財物所須悉科於民民力困重上聳罷之至是
方臘亂於浙西悉詔罷之三月日有眚忽青黑无光其中洶
洶而動若鉦金而湧沸狀日旁有青黑正如水波周回旋轉
將暮而稍止是時方臘未平人多憂之童貫至浙與王稟劉
鎮兩路軍先約會於睦歙間包幫源洞表裏夾攻劉鎮又同
楊可世馬公直率騎兵從間奮賊門嶺平旦入洞賊二十餘
衆腹背抗拒轉戰至晚兇徒糜爛流血丹地火其屋万間王
稟及辛嗣宗楊惟忠生擒方臘於幫源山東北隅石澗中并
其妻孥兄弟偽相王侯共三十九人乃班師奏捷于朝方臘
反叛以來破六州五十二縣殺平民百餘等朝廷出師討臘
至擒臘班師凡四百五十日方臘至八月始伏誅赦江淮兩
浙等路改睦歙二州為嚴州徽州五月金使來復如前議六

月黃河決恩州有黑青出洛陽京畿忽有物如人或如火其
色黑不能辯眉目夜出掠小兒食之至二秋乃息八月童貫
進太師譚楨加節度

宣和四年 春正月加梁師成開府自來喚內侍官為宗臣是
時童貫為太師領樞密院恩同宰相師成為開府亦与宰相
同職每春秋大燕巍然坐于執政之上与人主講勸酬之礼
且家臣為師傅於義尤悖童貫領樞密日欲宰相同班後入
內却換易窄衣与群閹為伍出則為大臣當体兒之礼入則
為近侍執使令之役古所未見也夏四月命童貫蔡攸帥師
巡邊貫出郊徽宗易服出郊与童貫蔡攸餞行五月童貫兵
与遼人戰敗退保雄州九月金使期會兵於中康 先是朱
勔運花石綱時分差着楊志李進義林沖王雄花榮柴進張
青徐寧李應魯橫關勝孫立十二人為指使前往太湖等處

押人夫搬運花石那十二人領了文字結義爲兄弟誓有死
厄各相救援李進義等十名運花石已到京城只有楊志爲
在潁州等候孫立不來在彼処阻雪那雪景如何　那是
　　鄙飄僧舍茶烟濕　密洒歌樓酒力微
那楊志爲等孫立不來又值雪天旅塗貧困缺少果足未免
將一口宝刀出市貨賣終日價沒人商量行至日晡遇一个
惡少後生要買宝刀兩个交口厮爭那後生楊志揮刀一斫
只見頭隨刀落楊志上了枷取了招狀送獄推勘結案申奏
文字回來太守判道
　楊志事体雖大情尖可憫將楊志訟劄出身盡行燒毀
　配衛州軍城
斷罷差兩人防送往衛州交管正行次撞着一漢高叫楊指
使楊志擡頭一覷却認得是孫立指使孫立驚怪哥怎生恁

地犯罪楊志把那賣刀殺人的事一一說与孫立道罷各人
自去那孫立心中思忖楊志因等候我了犯着這罪當初結
義之時誓有厄難相救只得星夜奔歸京城報与李進義知
道楊志犯罪因由這李進義同孫立商議兄弟十一人往黄
河岸上等待楊志過來將防送軍人殺了同往太行山落草
爲寇去也是年正是宣和二年五月有北京留守梁師宝將
十万貫金珠珍宝奇巧疋段差縣尉媽国一行人擔奔至京
師趕六月初一日爲蔡太師上壽其馬縣尉一行人行到五
花營堤上田地裏見路傍垂楊掩映脩竹蕭森未免在彼歇
涼片時撞着有八个大漢擔得一對酒桶也來堤上歇涼靠
歇子馬縣尉問那漢你酒是賣的那漢道我酒味清香滑辣
最能解暑薦涼官人試置些飲馬縣尉方爲飢渴瘦困買了
兩瓶令一行人都喫些个未喫酒時万事俱休纔喫酒後便

賣眼花頭暈看見天在下地在上都麻倒了不省人事籠內
金珠宝具足段等物尽被那八个大漢刼去了只把一對酒
桶撇下了直至中夜馬縣尉等醒來不見了那擔仗又見酒
桶撇在那一壁箱未免令隨行人挑着酒桶奔過南洛縣見
了知縣尹大諒告說上件事因尹知縣令司吏卞認酒桶是
誰人動使便可尋覓賊蹤把那酒桶下驗見上面有酒海花
家四字分曉當有捉事人王平到五花營前村見酒旗上馮
着酒海花家四字王平直入酒店將那姓花名約的拿了付
吏張大年勘問因由花約依实供吐道三日前日午晌分有
八个大漢來我家裏喫酒道是往嶽廟燒香問我借一對酒
桶就買些个酒去燒香張大年問那八个大漢您認得姓名
麼花約道為頭的是鄆城縣石竭村住姓晁名蓋人号喚他
做鉄天王帶領得吳加亮刘唐秦明阮進阮通阮小七燕青

等張大年令花約供指了文字將召保知在行着文字下鄆
城縣根捉有那押司宋江接了文字看了星夜走去石竭村
報与晁蓋幾个暮夜逃走去也宋江天曉却將文字呈押差
董平引手三十人至石竭村根捕不知那董平還捉得晁蓋
一行人麼　真个是

網羅未設禽先遁　機穽纔張虎已藏

那晁蓋一行人星夜走了不知去向董平只得將晁家莊圍
了突入莊中把晁蓋的父親晁太公縛了管押解官行至中
途遇着一个大漢身材迭料遍体雕青手內使柄潑鎖鐵大
刀自称鉄天王把晁太公搶去董平領取弓手回縣离不得
遭断喫棒且說那晁蓋八个刼了蔡太師生日礼物不是尋
常小可公事不免邀約楊志等十二人共有二十个結為兄
弟前往太行山梁山濼去落草為寇一日思念宋押司相救

恩義密也使刘唐將帶金釵一對去酬謝宋江宋江接了金釵不合把与那娼妓閻婆惜收了争奈機事不密被閻婆惜知得來歷忽一日宋江父親非病遣人來報宋江告官給假歸家省親在路上撞着杜千張岑兩个是旧時知識在河次捕魚為生偶留得 大漢姓索名超的在彼飲酒又有董平為捕捉晁蓋不獲受了幾頓麄棍限棒也將身在逃恰与宋押司途中相會是時索超道小人做了幾項歹的勾當不得已而落草宋江寫着書送這四人去梁山濼尋着晁蓋去也宋江回家醫治父親病可了再往鄆城縣公參勾當却見故人閻婆惜又与吳偉打暖更不保着宋江一見了吳偉兩个正在偎倚便一條忿氣怒髮衝冠將起 柄刀把閻婆惜吳偉兩个殺了就壁上寫了四句詩 道是

詩曰 殺了閻婆惜 一裳中顯姓名

要捉兇身者 梁山濼上尋

是時鄆城縣官司得知帖廻檢王成領大兵弓手前去宋公莊上捉宋江争奈宋江已走在屋後九天玄女廟裏暫了那王成根捕不獲只將宋江的父親拿去宋江見官兵已退走出廟來拜謝玄女娘娘則見香按上一声響亮打一看時有一卷文書在上宋江纔展開看了認得是个天書又寫着三十六个姓名又題着四句道

詩曰 破國因山木 兵刀用水工
一朝充將領 海內聳威風

宋江讀了口中不說心下思量這四句分明是說了我裏姓名又把開天書一卷仔細看覷見有三十六將的姓名那三十六人道个甚底

智多星吳加亮 玉麒麟李進義 青面獸楊志

混江龍李海　九紋龍史進　入雲龍公孫勝
浪裏白條張順　霹靂火秦明　活閻羅阮小七
立地太歲阮小五　短命二郎阮進　大刀關必勝
豹子頭林沖　黑旋風李逵　小旋風柴進
金鎗手徐寧　撲天鵰李應　赤髮鬼劉唐
一撞直董平　插翅虎雷橫　美髯公朱同
神行太保戴宗　賽關索王雄　病尉遲孫立
小李廣花榮　沒羽剪張青　沒遮攔穆橫
浪子燕青　花和尚魯智深　行者武松
銕鞭呼延綽　急先鋒索超　拚命二郎石秀
火船工張岑　摸着雲杜千　銕天王晁蓋

宋江看了人名末後有一行字寫道天書付天罡院三十六員猛將使呼保義宋江為帥廣行忠義殄滅姦邪宋江看了姓名見梁山濼上見有二十四人和俺共二十五人了宋江為此只得帶領得朱仝雷橫李逵戴宗李海等九人直奔梁山濼上尋那哥〻晁蓋及到梁山濼上時分晁蓋已死又是以次人吳加亮李進義兩人做落草強人首領見宋江帶得九人來吳加亮等不勝歡喜宋江把那天書說与吳加亮等道了一遍吳加亮和那幾个弟兄共推讓宋江做強人首領寨上元有二十四人死了晁蓋一个只有二十三人又有宋江領至九人便成三十二人了當日殺牛大會抱天書點名只少了四人那時吳加亮向宋江道是哥〻晁蓋臨終時分道与俺他從正和年間朝東嶽燒香得一夢見寨上會中合得三十六數若果應數須是助行忠義衛護国家吳加亮說罷宋江道今會中只少了三人那三人是

花和尚魯智深　一丈青張橫　銕鞭呼延綽

是時從會已散各人統率強人畧州刼縣放火殺人攻奪淮陽京西河北三路二十四州八十餘縣刼掠子女玉帛擄掠甚衆朝廷命呼延綽為將統兵投降海賊李横等出師收捕宋江等屢戰屢敗朝廷督責嚴切其呼延綽却帶領得李横反叛朝廷亦來投宋江為寇那時有僧人魯智深反叛亦來投奔宋江這三人來後拾好是三十六人數足一日宋江与吳加亮商量俺三十六員猛將並已登數休要忘了東岳保護之恩須索去燒香賽还心願則个擇日起行宋江題了四句放旗上道

詩曰

來時三十六　去後十八雙
若還少一箇　定是不歸鄉

宋江統率三十六將往朝東岳賽取金炉心願朝廷不柰何只得出榜招諭宋江等有那元帥姓張名叔夜的是世代將門之子前來招誘宋江和那三十六人歸順宋朝各受武功大夫誥勑分注諸路巡檢使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後遣宋江收方臘有功封節度使

宣和五年七月初一日昧爽文武百官聚集於宮省等候天子設朝須臾香毬撥轉簾捲扇開但見明堂坐天子月朔朝諸侯淨鞭三下響文武兩班齊皇帝駕坐不多時有殿頭官身穿紫窄衫腰繫金銅帶踏着金階口傳聖勑道有事但奏无事捲班言未絕見一人出离班部倒笏躬身口称万歲万歲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臣有表章拜奏天子覽罷驚謊得汗流龍体半晌如呆覷着蔡京道卿這事如何道甚來

錦宮樓閣漫金碧　一旦青青荊棘生

奏者是誰乃司天大監張夢熊上表奏着甚事皇帝直恁地怕懼表云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

皇帝陛下臣昨夜觀察乾象見毛頭星現於東北方旺壬癸
眞人此星現主有刀兵喪国之危臣不敢隱謹具奏呈伏取
聖鑑臣夢熊奏天子看罷大驚問蔡京道卿此事若將柰何
有太師蔡京奏道可大赦天下此星必除張夢熊奏言此星
非赦可除按天文志此星名毛頭星又名彗星俗呼為掃星
此妖星既出不可禳謝遠則三載近則今歲主有刀兵出於
東北坎方旺壬癸之地徽宗聽說罷道方今盜賊四起未能
剪除又現此星何時寧息詔諸卿相誰人能厭禳此星俄有
一大臣出班奏帝諕的群臣失色

啓開立国安邦口　盡說扶持社稷功

見一大臣紫袍拂地象簡當胸出离班部此人是誰乃諫議
大夫張商英表字天竟這人知微識漸見官家奢淫失政數
諫於君天子信讒喜佞終不聽從其言當日見徽宗夢色遂
俯伏在地口称万歲万歲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昧死奏上

表六

臣張商英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百拜奏于
皇帝陛下臣切謂天人感應一理也人心悅則天意得人
心怨則天變彰近日星文亦變乃天心仁愛之一機陛下
倘大警懼大悔悟則轉禍為福特反掌耳切惟天下者祖
宗之天下藝祖金戈鐵馬之經營列聖深仁厚澤之涵養
將欲垂之万世傳之无窮今陛下惑佞臣之言恣驕奢之
欲起万歲之山運太胡之石建宅籙之宮修同樂之園役
天下農工大興土木賦煩役重民不聊生固宜頻年旱蝗
日月薄蝕妖星不變風雨不調不能嚴恭寅畏以謹天戒
方且与群臣溺意游畋留情声色忘祖宗創造基業之艱
使生靈各罹塗炭之苦臣願陛下察臣忠愛之意減膳徹

樂損已益民罷修宝籙之宮停息花石之綱逐去奸邪登
崇賢輔開衆正之路杜群枉之門罷工役以息民開倉庫
以賑乏力行好事以答天変庶天心可回人心愈固生灵
之幸宗社之福也臣冒昧万死伏候
聖旨　年　月　日　具　位　臣　張　商英　表
徽宗看表罷龍顔不悅謂張商英曰覽卿所奏備見忠嘉今
宋江叛于山東河北方臘反于荆楚湖南妖星現于燕北天
下紛々何時定乎卿有嘉謀嘉猷可以輔朕不逮挽回天変
者空臆畢言无隱朕嘉納焉道罷群臣皆退徽宗入内聽得
張慶能張商英二臣的奏章常有憂色因坐于千秋亭上時
有平章高俅御史楊戩侍側帝顧高俅等曰朕貴為天子富
有四海適間聽諫議所上章表數朕失總此章一出中外咸
知一舉一動天子不得自由矣高俅等奏曰陛下君也商英
臣也君猶天而臣猶物大能發生万物亦可肅殺万物商英
生死之命皆懸於陛下之手草茅之言何足畏哉人生如白
駒過隙倘不及時行樂則老大徒傷悲也便如唐堯土階三
尺茅茨不剪夏禹躬耕稼穡周公吐哺待賢今又安在且如
幽王寵褒姒之色楚王建章臺之宮明皇寵奉楊妃漢帝嬖
寵飛燕後土有玉樹後庭之曲隋煬帝為綿纜長江之遊朝
朝歌舞日日管絃也不枉了一生受用陛下怎不聞古人有
言　道是

詩曰

人生如過隙　日月似飛梭
百年彈指過　何不日笙歌

陛下何不開懷行樂何必因小臣之言自生煩惱前輩曾說
道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當倘有憂危臣等誓肝
膽塗地以報陛下恩德徽宗聞奏大悅命中官排辦御宴待

朕与諸臣消愁解悶則个方暢飲酣歌忽聽甚処風送一派
察声嘹亮徽宗微笑曰朕深居九重反不如小民直恁地快
活朕欲出觀市廛景致恨无其由有楊戩面奏云陛下若要
遊玩市廛此事甚易　正是

不因邪佞欺人主　怎得金兵入汴城

楊戩奏个甚的使徽宗遊玩市廛楊戩道陛下若擺動銮輿
則出警入蹕左言右史市井肅清反不自由莫若易服裝扮
做个秀才儒生臣等裝為僕從由後載門出市私行可以恣
觀市廛風景徽宗聞言大喜即時易了衣服將龍衣卸却把
一領早褙穿着上面着一領紫道服繫一條紅絲呂公絛頭
戴唐巾脚下穿一双烏靴引高俅楊戩私离禁闕出後載門
留勘合与監門將軍郎[illegible]汴京城裏穿長街驀知檻秪
見歌臺舞榭酒市花樓[illegible]繁華花錦田地抵暮至一坊名

做金環巷那風範更別但見門安塑像户列省花簾兒底笑
語喧呼門兒裏簫韶盈耳一箇粉頸酥胸一箇桃腮杏臉天
子觀之私喜又前行五七步見一座宅粉牆鴛瓦朱户獸鐶
飛簷映綠鬱々的高槐綉户對青森々兒廋竹徽宗問楊戩
高俅曰這座宅是甚人的直這般蓋造得十分清楚天子觀
看裏羨不已忽聞人咳嗽一聲

撐開一對重瞳子　覷着千金買笑人

天子覷時見翠簾高捲綉幕低垂簾兒下見箇佳人髮髀烏
雲釵簪金鳳眼横秋水之波眉拂春山之黛腰如弱柳体若
凝肌十指露春笋纖長一搦襯金蓮穩小待道是鄭觀音不
抱自王琵琶待道是楊貴妃不擎着白鸎鵡悄似嫦娥離月
殿恍然洛女下瑶堦　真箇是

髀肩鸞髻垂雲碧　眼入明眸秋水溢

鳳鞋半折小弓〻　鶯語一聲嬌滴〻
裁雲前霧製衫穿　束素纖腰恰一搦
桃花為臉玉為肌　費却丹青描不得

這箇佳人是兩京詩酒客煙花帳子頭京師上亭行首姓李名做師〻一片心只待求食巴謾兩隻手偏會拿雲握霧便有富貴郎君也使得七要八落或撞着村沙子弟也壞得弃生就死忽遇俊俏勤兒也敢交沿門教化徽宗一見之後瞬星眸為兩瞷休道徽宗直恁荒狂便是釋迦尊佛也惱教他會下蓮臺天子見了佳人問高俅道這佳人非為官宦亦是富豪之家高俅道不識由豫間見街東一箇茶肆牌書周秀茶坊徽宗遂入茶坊坐定將金篋內取出七十足伯長錢撒在那棹子上周秀便理會得道是箇使錢的勤兒一列茶罷徽宗遂問周秀道這對門誰氏之家簾兒下佳人姓甚名誰

周秀聞言上覆官人問這佳人說着後話長這箇佳人名冠天下乃是東京角妓姓李小名師〻徽宗見說大喜令高俅交周[illegible]宗佳人道俺是殿試秀才欲就貴宅飲幾盃未知娘子雅意若何周秀去了不多時來見官人言曰行首方調箏之間見周秀說殿試所囑之言幽情頗喜不弃潑賤專以奉迎徽宗聞言甚喜即時同高俅楊戩望李氏宅來有双鬟門外侍立請殿試稍待容妾報知姐〻少刻双鬟出道俺姐姐有命請殿試相見師師見徽宗施礼畢道寒門寂寞過辱臨顧無名妓者何幸遭逢徽宗道謹謝娘子不弃卑末知感無限那佳人讓客先行轉曲〻回廊深〻院宇紅袖調箏于屋側青衣演舞于中庭竹院松亭藥欄花檻俄至一斤鋪陳甚雅紅床設花裀繡褥四壁掛山水翎毛打起綠袖吊窗看脩竹湖山之景即令侍妾添茶再去安排酒果師〻開瓶覷

了天子道与楊戩你与我取幾瓶酒去不多時令人取至楊
戩執盞于樽前於是四人共飲師〻道殿試仙輩不審何郡
敢問尊姓天子道娘子休怕我是汴梁生夷門長休說三省
并六部莫言御史与西臺四京十七路五霸帝王都皆屬俺
所管咱八輩兒稱孤道寡目今住在東華門西〻華門東後
載門南五門之北大門樓裏面姓趙排房第八俺乃趙八郎
也師〻聞道諕得魂不着躰急難坐位說与他娘道咱家裏
有課語訛言的怎奈何娘你可急忙告報官司去恐帶累咱
每李媽〻聽得這話荒忙走去告報与左右二廂捉殺使孫
榮汴京裏外緝察皇城使竇監二人聞言急點手下巡兵二
百餘人人〻勇徒箇〻威風服饜着麄布行纏身穿着鵝青
衲襖輕弓短箭手持着閃棍腰胯着鐶刀急奔師〻宅即時
把師〻宅圍了

可憐風月地　番作戰爭場

看這箇官家怎生結束却有徽宗聞宅外叫鬧覷高俅高俅
會意急出門見孫榮竇監高俅喝曰匹夫怎敢驚御二人覷
時認得是平章高俅急忙跪在地上諕得兩股不搖而自動
上告平章相國擔擎不干小人每事乃是師〻之母告報小
人來道他家中有訛言的恐帶累他以此小人每提兵至此
高俅聞言喝退二人既現免了本身之罪暗〻地提兵廻掉
防護省聖駕却說子母知是官家跪在地上諕的魂飛天外
魄散九霄口稱死罪宗不能隱諱又慕師〻之色遂言曰恕
卿無罪師〻得免遂重添美醞再備嘉餚天子亦令二臣就
坐師〻進酒別唱新詞天子其喜暢懷而飲正是

瑠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真珠紅烹龍炮鳳玉脂泣羅
幃繡幕幃香風吹龍笛日人鼓皓齒歌細腰舞況是青

春日將暮桃花爛落如紅雨勸君終日酩酊醉酒不到
刘伶墳上土
飲多時也天子帶酒觀師〻之皃越〻地風韵俄不亮的天
色漸晚則見

詩曰

窓外日光彈指過　蓆前花影座間移
盃未盡生歌送　暗下夜牌又報時

是時紅輪西墜玉兎東生江上魚翁罷釣佳人秉燭歸房酒
闌宴罷天子共師〻就寢高俅楊戩宿于小閣

古來貪色荒淫主　那有平康宿妓家

徽宗伴師〻共寢楊戩高俅別一處眠睡不覺銅壺催漏盡
畫角報更殘驚[illegible]俅楊戩二人急起穿了衣袂走至師〻
卧房前欵紗窗[illegible]俅低〻地奏曰陛下天色明也若[illegible]
來朝不見文武[illegible]知　相我王不好天子聞之急起穿了衣
服師〻亦起繫了衣服天子洗漱了喫了些湯藥辭師〻欲
去師〻緊留天子見師〻意堅官家道卿休要煩惱寡人今
夜再來與尔同歡師〻道何以取信天子道恐卿不信遂解
下龍鳳絞綃直繫與了師〻道朕語下爲勑豈有浪舌天子
脫空佛師〻接了收拾箱中送天子出門天子出的師〻門
相別了投西而去了忽見一人從東而來厲聲高喝師〻道
從前可惜與伊供炭米今朝却與別人歡睜開殺人眼咬碎
口中牙直奔那佳人家來師〻不趨那漢舒猿臂用手秋住
師〻之衣問道拾來去者那人是誰你與我實說師〻不忙
不懼道是箇小大兒這人是誰乃師〻結髮之婿也姓賈名
奕先文後武兩科都不濟事後來爲堤獲襄甲縣畢地龍刘
刘千授得右相都巡官帶武功郎那漢言道昨日是个七月
七節日我特地打將上等高酒來待和你賞七月七則箇把

箇門兒關閉〻塞也似便是樊噲也踏不開喚多時誚无人應我心內早猜管有別人取樂果有新歡斷科必拾來去者那人敢是个近上的官員師〻道你今番早子猜不着官人你坐麽我說與你休心困者

師〻說到傷心處　賈奕心如萬刀鑽

師〻道恰去的那个人也不是制置并安撫也不是御史與平章那人肖勢教大賈奕道止不過王公媽馬師〻道也不是賈奕道更大如王公只除是當朝帝主也他有三千粉黛八百煙嬌肯慕一匪人師〻道怕你不信賈奕道更大如王公駙馬止不是宮中帝王那官家與天爲子與萬姓爲王行止處龍鳳出語後成勅肯慕娼女我不信師〻道我交你信不多時取過那交綃直繫來交賈奕看賈奕覷了認的是天子衣一聲長嘆忽然倒地不知賈奕姓命如何

三百氣在千般用　一日無常万事休

這賈奕爲看了那天子龍鳳之衣想是天子在此行踏我怎敢再踏這李氏之門他動不動金瓜碎腦是不是斧鉞臨身我與師〻兩箇膠漆之情正美便佀天淡〻雲邊鸞鳳水澄〻波裏鴛鴦平白湧出一條八爪金龍把這一對鴛鴦兒拆散李師〻見賈奕氣倒則得傍前怠沐須臾甦醒便跳起來向省師〻前俯伏在地口稱死罪又又臣多有冒瀆望皇后〻寬恕師〻甚言語他是天子有一皇后三夫人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更有三千粉黛八百煙嬌到晚後乘龍車鳳輦去三十六宮二十四苑閑遊有多少天仙玉女況鳳燭龍燈之下嚴粧整粉各排綺宴笙簫細樂都安排接駕那般的受用那肯顧我來且是暫時間厭皇宮拘倦誤至于此一歡去後豈肯長來龍我你好不曉事也直這般煩惱遂將出幾

盞兒淡酒來與賈奕解悶那賈奕那裏喫待喫下又長吁氣見筆硯在側用手拈起筆來拂開花箋便寫作小詞一章詞寄南鄉子

閑步小樓前見箇家人兒類仙暗想聖情渾似夢追歡執手蘭房恣意一夜說盟言滿掬沉檀噴瑞煙報道早朝歸去晚回鸞留下交綃當宿錢

師〻見了大驚順手將這曲兒收放粧盒內賈奕道我從今後再不敢踏上你門兒來咱兩个熱鬧聲聲拆恩斷義絕日色漸脯女奴來報兀的夜來那高平章到來也師〻聞之省忙催賈奕交去不迭說未罷高平章早入來賈奕不能趨高俅見大怒遂令左右將賈奕執了使交送大理寺獄中去賈奕正是

纔離陰府恍惶華　又值天羅地網灾

看賈奕怎結束却有李媽〻急忙前來上告平章這人是師師的一箇哥〻在西京洛陽住多年不相見來幾日也不曾爲洗塵今日辦了幾盃淡酒與洗泥則箇恰限今日專等天子來那裏敢接別人交人道甚來高俅見落了苦〻告說遂放了賈奕賈奕得脫便去賈奕去了天子到來師〻接省問陛下緣何來晚徽宗曰朕恐街市小民認的看相不好故來遲也休說置酒開筵且說二人歸房師〻先寢天子倚省懶架兒嫩敬坐間忽見粧盒中一紙文書用手取來看時却是小詞一首末後一句道留下交綃當宿錢天子看了其中譏諷敢破家喪国天子是甚般聰俊何事不理會不覺微哂師〻佯做睡着心中暗想天子必不行怒終是寵愛師〻惟記于心腹將小詞收了因而睡到天明自此之後嬾募來相近兩箇月恩愛愈深不能相捨且休說天子與師〻歡樂却說

賈奕這痴呆漢自七月初八日別了師〻近兩个月不曾相見這饋晝忘飧夜忘寢禁不得這般愁悶直瘦得叩膚如削遂歌曰

愁〻復又愁意氣難留情脉思悠〻江淹足恨宋玉悲秋西風穿破牖明月照南樓易得兩眉舊恨難忘滿眼新愁算來天下人煩惱都來最在我心頭

正愁煩惱間左右報曰有陳州通判宋邦傑見在門首要見都廵賈奕聞之急令請至通判入門賈奕降階接上庁分尊卑坐須臾茶飯罷通判問曰都廵多時不相見怎直恁消瘦如此爲甚賈奕見問不免具說實情爲今上官家占了李師〻之情事說了一遍通判聞之道咱兩箇從來相知你是个聰明人何爲因一匪人將[illegible]富貴廢了何痴迷之甚豈不令人恥笑賈奕曰天子貴爲一人尚恋師〻之色況劣弟乃一愚夫乎通判見賈奕執迷京省遂言曰尊兄但放心我有姑夫曹輔見做諫議大夫若知必諫官裏不敢私行恁時交你兩口兒完聚如何賈奕聞之大喜遂言曰若哥〻交諫議諫了官裏不恋師〻深謝哥〻通判道弟兄心何必如此言罷二人自別且休說賈奕只說宋邦傑見了姑夫曹輔說微宗夜〻宿平康匪妓之家話且提過只說官裏當日設朝

詩曰

鴨鴦催明不讓鷄　上陽初覺曉光輝
氊幢雉扇祥煙裏　帝座龍床秉玉圭

淨鞭三下響文武兩班齊天子方纔坐定見一大臣急離班部前進金階紫袍簌地象簡當胷却是諫官曹輔進表諫个其事

只因幾句閑言語　惹得一場災禍來

那曹輔知道主上有微行宵娼之事自思身爲正言主上有失

德不行直諫則是曠職孟子有云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便是觸犯天顏也只得修表一道諫其君幸而見聽則爲盡
言官之職萬一不從便身膏鼎鑊亦得與龍逢此于遊於地
下足矣乃進表文云

臣曹輔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表言于
皇帝陛下臣聞聖人猶天也天以一元之氣運于上故四
時之行百物之生雨露所以見發生之仁雷霆所以彰肅
殺之義君以元默之道拱於上故大臣之輔百官之職恩
澤所以昭褒勸之恩刑罰所以示懲罰之勇天之道不可
測聖人之威其可褻乎古語有云萬夫之帥深坐于油幢
千金之子不闢於盜賊何則所守者嚴不爲輕者賤者而
輕其身也臣近覩邪傳臣某有謝表謂　陛下輕車小輦
七臨私第臣以爲　陛下之眷臣京爲不薄矣然而　陛
下萬金之軀是　列聖之遺躰也　陛下縱不自惜猶不
爲祖宗惜乎　陛下一舉動之重輕是万姓休戚之所寄
陛下縱不自愛獨不爲生灵念乎近閑有賊臣高俅賊臣
楊戩乃市井无籍小人一旦遭遇聖恩巧進佞諛簧蠱
聖聽輕屑　萬乘之尊嚴下遊民間之坊市宿于娼館事
跡顯然雖欲揜人之耳目不可得也且娼優下賤縉紳之
士稍知礼義者尚不過其門　陛下貴爲天子深居九重
居則左史右言動則出警入蹕聽信匹夫之讒邪寵幸下
賤之潑妓使天下聞之史官書之皆曰易服微行宿于某
娼之家自　陛下始貽笑萬伐　陛下可不自謹乎度賊
臣初意必借　藝祖皇帝夜幸趙普私第之事以蠱惑
聖聽獨不念　藝祖皇帝創業之初每思一榻之外豈容
他人鼾鼻所以焦心勞思出與大臣謀進取天下之策非

爲私行也非爲荒淫也臣所願　陛下赫然睿斷將賊高
俅楊戩竄逐于外親近端人正士改過迁善思　藝祖皇
帝創造之艱難述　列聖守成之先志保重聖躬於絕遊
幸祖宗之望也社稷之幸也生靈之福也臣自知冒瀆
天威自分身膏斧鉞但使　陛下幸聽臣愚之諫則臣雖
死猶生也伏取
進止　宣和七年九月　日具位　臣曹輔　表上
徽宗當初微行之時自道外人不知及覽曹輔所奏自覺慚
愧特降勑將曹正書赴都堂問狀余深問曹輔道悠小官何
得僭言朝廷大事輔正色叱之曰大臣不言故小官言之余
深問主上深居九重小官何以知其微行動息輔引蔡京輕
車小輦之語爲證那時王黼正與蔡京不和　欲因
此事中害蔡京奏知徽宗將曹輔罷了正言編管外州居住

有諫議大夫張天覺續奏云曹輔心任愛君言甚硬
不能優容遂加冒逐倘陛下文過遂非再信讒言
[illegible]不聞于上萬一有奸邪匹測之言
[illegible]道賴卿忠[illegible]
[illegible]信[illegible]

豈是天子行踏去處道罷醉倒床席之
三撫諭師〻道夫人休怪敬幾日了天
見師〻卓子上有一小簡楊戩展開
那簡中說箇甚的　分明是
喪命甘心處　恰似樓前墜綠珠
一覷見賈奕簡上寫道
從七夕相別之後又逢重九日月如梭无由
聞天子納忠臣之諫深居禁中無復徵行私幸
人夙世有緣今夕佳辰不可虛度未承開允
右廂都巡賈奕啓上　可意人李師〻
道有這般潑賤之物不能近貴今天子寵幸你
此与賈奕打暖却不是李媽〻兄弟了也道罷遂
內呈与天子師〻子母諕得魂不省体楊戩入內徽

師道不甚的楊戩將賈奕手簡呈上天子覽畢交中
取那匹夫來不多時拿得賈奕到於金階之下喝道
為朕一戰之役不以巡警為意却入姐家造詞謗
罪賈奕諕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俯伏在地称臣死
罪敢謗訕陛下望聖慈明察徽宗道你道不敢謗訕
留下交綃當箱錢的詞是誰做來賈奕無辭以對徽宗
奕流言謗朕合夷三族余者皆令推入市曹斬首報來
昨日風流逝妓館　今朝含恨入泉鄉
徽宗勅下差甄守中做監殺官是那掌午時分押往市曹
遇着諫官張天竟問甄守中道今日殺的是甚人犯甚底罪
守中付耳與天竟低声道天子為私行李師〻家與賈奕共
爭潑妓賈奕小詞誠諷官裏是天子喫受不過賜死市曹天
竟分付甄守中你且慢用刑待我入奏官家來道罷拍馬入

朝來見天子天子問天竟鄉不宣而至有何事奏來張天竟
山呼舞蹈了當口奏道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承祖宗方
世之丕祚為華夷億兆之所瞻一舉動一笑嚬皆不可輕也
柰何信奸讒賊臣之語夜宿娼家荒于酒色使朝綱不理國
政不脩天文變于上人心怨于下邊疆不寧盜賊蜂起陛下
不以此為憂顧與匹夫爭一潑妓輕肆刑誅他日史官記之
貽譏万古賈奕何罪夷戮市曹恐怖刑罰不正無以治民欲
望聖慈曲行赦宥冒觸天威罪在不赦伏望聖鑑不錯那時
楊戩把那賈奕詞與天竟君子徽宗宣諭天竟鄉看此詞
能容忍否天竟又奏此乃陛下之過孔子有六人必有
後人侮之陛下高拱禁庭事之正當誰敢妄肆低毀
不以萬乘之尊自尊則在下小臣得以厚恩憚也所
君則臣不臣陛下自卿其過可也何必尤人徽宗聞

慚耻喻天竟道且看卿直言之故姑赦賈奕之罪貶賈奕為
廣南瓊州司戶參軍徽宗遣殿頭官宣李師師入內朝見畢
賜夫人冠帔使師師衣着仍賜綉墩次坐于御坐之側宣問
張天竟道朕今与夫人同坐于殿上卿立堦下能有章疏乎
天竟泣曰君不君臣不臣夫不夫婦不婦三綱五常掃地矣
人有礼則強無礼則亡陛下視礼法為何物孟子謂台則留
不合則去臣諫不能從言不見聽尚何顏立殿陛之間耶願
乞骸骨歸田里以終天年徽宗怒拂衣而起次日御筆除張
天竟授勝州太守即日遣中官管押之任張天竟朝辭之任
乃作詞一首寄調南鄉子

向晚出京關細雨微風拂面笑楊柳堤邊青草岸堪觀
只在人心咫尺間酒飲盡須乾莫道浮生似等閑用則
逆理天下事何難不用雲中別有山

吟罷行數十里忽值路邊老牛卧地天覺長吁一声依前詞
又作一首調南鄉子
瓦鉢與鐵瓶閑伴白雲醉後休得失事常貧也樂先憂
運去英雄不自由彭越与韓侯蓋世功名一土丘名利
有餌魚吞餌輪收得脫那能更上鈎
中使録其詞歸呈徽宗〻〻看罷心知天覺爲異人惟之無
及自天覺仙去之後朝廷之上蕩无綱紀蔡京蔡攸童貫之
徒縱恣於上高俅楊戩朱勔之輩朋邪於下徽宗悉尤諸奸
皺弄冊李師〻做李明妃改金線巷喚做小御街將賣茶周
秀除泗州茶提舉蓋宣和六年事也宣和六年五月金國遣
使來趙良嗣報使良嗣至軍前金国阿骨打道平滦等州若
必欲取并燕京不与汝家了也是時有左企弓者爲金国謀
賞獻一詩

併力攻遼盟共誓　功成力有淺和深
君王莫聽捐燕議　一寸山河一寸金
由此金人要求不已故无許燕之意七月金人來歸燕山六
州那六州是甚州
涿州　易州　順州　景州　檀州　薊州
既得六州地童貫蔡攸帥師入燕初稱交割又稱宣撫燕之
金帛子女職官民户盡爲金人席卷而去朝廷捐歲幣數百
萬僅得空城而已童貫蔡攸奏撫定燕城燕城老幼懽呼迎
謁南向燒香上祝聖壽其地自冬至及春皆無雨纔王師撫
定雨澤隨降王黼率百官稱賀於是降赦兩河燕雲等路金
国阿骨打死其弟吳乞買改名晟嗣立八月遼將夔離不犯
燕山我師伐之後有人一詩云
詩曰　世事皆然未必然　是非誰定百年前

今人不恨宣和誤　却恨宣和誤伐燕

宣和五年五月燕人張瑴仕遼知契丹必亡盡籍丁壯得五萬將地教練兵卒爲備金人既取燕粘罕謂參政康公弼道我欲遣兵擒張瑴何如公弼答云若以兵加之是[illegible]其叛也公弼昔居平州願輕身見張瑴諭以金國招徠之意瑴謝曰契丹八路今所留者僅平州耳怎敢有歹[illegible]所以未釋甲者蓋防備蕭幹耳[illegible]康公弼公弼以其[illegible]粘罕信之將平州改南京命張瑴同平章事及是年[illegible]新立遂遣左企弓等歸時燕人怕遠徙私訴於張瑴曰企弓不謀守燕而使吾民流離至此近聞天祚復振[illegible]明公使義首圖興復先責企弓等罪而殺之縱燕人歸南朝官不納如金人復來內用平州之兵外借南朝之援又何[illegible]瑴[illegible]李石問之[illegible]以爲然遂執企弓數其罪而殺之李石與三司使高履同詣燕山說王安中云平州形勝之地張瑴總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幸招致之安中送李石高履赴闕諸王黼白事朝廷從其請張瑴以平州來降附金人聽得張瑴叛歸我朝遣闍母国王部領馬軍二千人攻之張瑴統所部兵拒戰闍母国王自知兵少更不接戰大書于州門云今冬復來遂不交鋒而退張瑴虛白張大以捷聞于宣撫司金人之叛盟亦指納張瑴爲南朝失信之罪也

且說徽宗自得燕山之後與高俅楊戩朱勔王黼之徒無日不歌歡作樂遂於宮中內列爲市肆令其宮女賣茶賣酒及一百二十行經紀賣買皆全有將上皇辨乞化貧子行乞於中以取其樂又爲長夜之飲以宵達旦又使民夫增修万歲山重運太湖石自鱉杭起程達汴人家有一丁有夫一名兩丁有夫兩名民不聊生兩河岸邊死于相枕究苦之声號呼

于野上竟不之知也後半載徽宗與林靈素李明妃并高俅
楊戩宴于千秋庭是夜月色如晝徽宗與林灵素明妃三人
賞月酒闌令林灵素宿于禁內徽宗與李妃寢睡不省披衣
而起[illegible]田師閑詩坐于千秋庭徽宗道見說月宮方圓八百
里若到廣寒宮須有一万億如何得到林灵素聞言道陛下
要看廣寒宮甚易望空用手一招見青鸞二隻落于帝前林
灵素請天子上青鸞之背林灵素以驗一隻請陛下合眼喝
声起二人乘青鸞望乾方西北而果不多時交天子開眼時
過一大門樓但冷光万須清冷襲人徽宗與林灵素前行時
見一樹清陰密合見二人于清光之下對坐奕棊一人穿紅
一人穿皂分南北相向而坐二人道今奉天帝勅交咱兩个
奕棊若勝者得其天下不多時見一人喜悅一人煩惱喜者
穿皂之人笑吟吟投北而去煩惱之人穿紅悶懨懨往南行

二人既去又見金甲絳袍神人來取那棊子暴盤徽宗使林
灵素問早來那兩箇奕棊是甚人神人言曰那有紅者乃南
方火德真君霹靂大仙趙太祖也穿皂者乃北方水德真君
大金太祖武元皇帝也言罷神人已去徽宗已備知天機事
無心遊賞月宮悶悶不悅迅步閑行俄至一城見紅光密合
有天丁守御遂問曰此何城也天丁曰此昊天太帝下皇之
城徽宗聞之大駭與林灵素望天門路恰待呼青鸞欲離天
闕忽值一人松形鶴躰頭頂七星冠脚省雲根獲身披綠羅
襴于持白宝劍迎頭而來徽宗見了思想這人好面熟欲待
詢問其人見了徽宗大怒此人是誰乃張天覺也言道陛下
看看遭囚被虜由自信邪臣向此行踏你也恋不得皇宮內
苑寵不得皓齒朱顏虐不得萬邦黎庶有分離鄉背井向五
国城忍寒受餓言訖用手扯住天子衣望天門與一推林灵

素叫苦不迭把天子推下九天來不知天子性命如何

金風未動蟬先覺　暗送无常死不知

徽宗叫苦不迭向外塌上忽然驚覺來說得渾身冷汗李明妃問道陛下緣何驚怕而覺天子曰其夢差異上皇將夢中之事說了一遍明妃道夢寐之事虛無不足盡言久而天明徽宗將天上之事說与林灵素灵素道興廢分已定蓋不由人徽宗自此之後朝歡暮樂無日虛度徽宗一日問林灵素曰朕昔到青華帝君處獲言改除魔髡此何謂也林灵素答曰今通天下之為教者三曰儒曰道曰釋而已儒已夫子為宗道以老子為宗釋以釋迦為宗孔子之道垂法万世若曾問道於老子其道本同惟有佛氏之教唐傳麥曾道削髮而不拜君親易衣而首逃租賦不忠不孝非我中華之人乃是西方胡鬼佛教最為害道宇縱不可遽咸合与改正將佛寺改為宮觀釋迦改為天尊菩薩改為大士羅漢改為尊者和尚改為德士皆留髮頂冠執簡徽宗依奏施行有皇太子上殿爭之令胡僧一立藏十二人并五臺僧二人道堅等与灵素鬬法僧不能勝情願頂冠執簡太子乞贖僧罪聖旨胡僧道堅乃中國人送開封府刺面決配於開寶寺前令衆[illegible]初天下依准灵素所奏奉行五臺山寺長違命不從以此官司拘刷抗命僧人拘囚押至京師奏聞天子龍顏大怒將僧人下大理寺獄中去有僧人帶來行童見師囚了一氣走至汴河岸上手中拿白箇小紅葫芦兒往汴河中與一傾不傾時萬事俱休傾下葫芦中物不知是甚物件只見就那汴河岸上起一陣狂風俄刻中間雲生四野霧長八方轟雷閃電雨若傾盆則見汴河水厭厭地長上岸來排岸司官急申告開封府開封府急申省省官即時聞奏天子天子聞之

大驚詔宣林灵素至天子問林灵素道此水如何治得林灵
素奏道請我王同去上城看水去來以此徽宗同文武官僚
離朝直來城上看那水去天子同文武官上得城來則見那
水便似千堆雪浪湖天滾万派洪波合扇流灩〻長上半城
來上皇及官裏見了大驚覩林灵素問道卿有何法可以退
水灵素登城治水勑之不退回奏臣非不能治水一者事乃
天道二者水自太子赦胡僧而得但令太子拜之可退遂遣
太子登城賜御香設四拜水退四丈京城皆喜次日有小童
再把葫芦一傾水勢越漲將欲城平徽宗出黄榜召人退水
見一行童將牓文收了有看榜大使即時同行童來城上見
天子天子見道尔小童如何治得此水行童曰小行不會他
師父善治此水天子見說道這和尚見禁在大理寺即時交
宣至天子也不問抗勑之罪便將僧人罪赦了交治水去僧

人既見免其罪犯即引行童往水邊望洪波起處把行童
一推在波心裏面天子見了大驚看時却見行童在波心中
湧出半截身體一隻手把个紅葫芦一隻手拍着葫芦口道
業畜不要作業收來收來不多時風恬浪靜水勢合漕行童
亦不見所在天子見了道這和尚必是南方二會子左道術
使此妖法誠朕交金瓜拔下斬訖報來道罷武士一發向前
正欲擒那僧人則見霞光耀目不能近前只聽得響喨一声
見僧人騰空而去立在雲端之上言道徽宗无道之君〻〻
被擄猶自不省見虛空中滴留〻遺下一副紙來僧人乘雲
而去近臣拾得看時上有幾句言語云

詩曰

尼父金仙白髮公　愚迷謾說各西東
若還盡悟无生法　總在灵山一會中

又

道君好道寵林灵　天下伽藍盡滅形
極樂上元歡事罷　看々身死五雲城

天子見了道知他是甚言語遂罷衆官擁從天子廻駕林灵素爲見退水不及五臺僧人灵駿又思遭遇徽皇聖眷甚厚出入禁中已久屢蒙朝廷頒賜金帛甚富乃上表乞骸骨歸溫州營建青牛觀修眞養道祝延聖壽徽宗不允所奏十一月全臺奏林靈素妄議神霄妖惑聖聽改除釋教毀謗大臣灵素即日携衣被出宮徽宗降詔與宮祠溫州居住灵素至溫州營造青牛觀已成一日携遺表一通見溫守閭丘顗乞爲繳進及辭州官親黨而別回歸本觀與其徒曰某荷聖恩有希世之遇將來我逝之後可將七寶數珠托觀主藏之恐他年朝廷有命取索謹以獻焉其餘物件汝輩可整吾所有分之生前自卜墳于城南山囑其隨行弟子皇城張如晦云

汝可扛擡我棺出城南山遇此拆處即去完也可就拆處掘深五尺見龜蛇便下棺師卒後其徒如其遺命扛擡棺木出所分葬地果然地自發拆掘深數尺不見龜蛇下視其穴深不可側遂下棺葬埋平明視之四望坦然不知葬所及靖康之變朝命下溫州監伐灵素之墓不知所在命遂寢十一月冬至後徽宗又感起樂事且謂一年四季好景良辰不容虛度且如一年內

春乘寶馬芳徑閑遊　夏泛畫船長湖恣賞
秋辰採菊龍山登高　冬月觀梅獸炉暢飲

且說世人遇這四季尚能及時行樂何況徽宗是个風流快活的官家自見帝都景致怎不追歡取樂皇都最貴帝里偏雄皇都最貴三年一度拜南郊帝里偏雄一年正月十五日夜州裏底喚做山棚內前的喚做鰲山從臘月初一日直點

灯到宣和六年正月十五夜爲甚從臘月放灯蓋恐正月十五日陰雨有妨行樂故謂之預賞元宵怎見得 有隻曲兒 雙飯賀聖塾

太平無事四邊寧靜狼煙香國泰民安謾說堯舜禹湯好萬民矯望景龍門上龍灯鳳燭相照聽教雜劇喧笑藝人巧寶蠶宮前吮水書符斷妖艮岳傍相竹林深處勝蓬島笙歌鬧奈吾皇不候等元宵景色來到恐後月陰晴未保

東京大內前有五座門曰東華門曰西華門曰景龍門曰神徽門曰宣德門自冬至日下手架造鰲山高一十六丈闊三百六十五步中間有兩條鰲柱長二十四丈兩下用金龍纏柱每一个龍口裏點一盞燈謂之雙龍啣照中間自一个牌長三丈六尺闊二丈四尺金書八个大字寫道

宣和綵山　與民同樂

綵山極是華麗那綵樓自趁禁闕夜臺仰捧端門黎園奏和雅之音樂府進婆娑之舞絳綃樓上三千仙子捧宸京紅玉欄中百万都民瞻聖表且如前代慶賞元宵只是三夜蓋自唐元宗開元年間謂天官好樂地官好人水官好燈上元時分乃三官下降之日故從十四至十六夜放三夜元宵燈燭至宋朝開寶年間有兩浙錢工獻了兩夜浙灯展了十七八兩夜謂之五夜元宵怎見得　昔人有隻曲　調道是

帝里元宵風光好勝仙島蓬萊玉動飛塵車喝綉轂月照樓臺　三官此夕歡謂金蓮万盞撒向天街訝鼓通宵華燈竟起五夜齊開

宣和六年正月十四日夜去大內門直上一條紅綿繩上飛下一个仙鶴兒來口內啣一道詔書有一員中使接得展開奉聖旨宣万姓有那快行家手中把自金字牌喝道宣万姓

少刻京師民有似雲浪盡頭上戴省玉齊雪柳鬧蛾兒直到
鰲山下看燈却去宣德門直上有三四个貴官金燃綠幞頭
舒角紫羅衮袖袍簇花羅那三四貴官姓甚名誰

錫戩　王仁　何霍　六黃太尉

這四个得了聖旨交撒下金錢銀錢與万姓搶金錢那教坊
大使袁陶曾作一詞名做撒金錢

頻瞻礼喜昇平又逢元宵佳致鰲山高聳翠對端門珠
璣交製似嫦娥降仙宮乍臨凡世　恩露勻施凭御欄
聖顏垂視撒金錢乱拋墜万姓推搶沒理會告官裏這
失儀且与免罪

是夜撒金錢後万姓各々遍遊市井可謂是

灯火熒煌天不夜　笙歌嘈雜地長春

至十五夜去內門直下賜酒兩壁有八廟有二十四个內等
子守省喝道一人只得飲一盃有光祿司人把自金巵勸酒
氣箇是金盃內酒凝琥珀玉瓶裏香膝龍涎一似

蟠桃宴罷流瓊液　勅賜流霞賞万民

那看灯底百姓休問富貴貧賤老少尊卑盡到端門下賜御
酒一盃有教坊大使曹元寵口號一詞喚做　脫銀袍

儕堯風光并平時世端門支散鋪遂逐旋溫來喫得過
那堪更使金器分明是與窮漢消災滅罪　又沒支分
猶然迍滯打篤磨槎來根底換頭巾硬上壽交番廝替
告官裏馳逗高陽餓鬼

是時底王孫公子才子佳人男子漢都是子頂帽頭巾窣
地長背子寬口袴側面絲鞋吳綾襪綃金裏肚粧省神仙佳
人却是戴鞞翁冠兒插禁苑瑤花星幹與秋水爭光系臉共
春桃鬪艷對伴的似臨溪雙洛浦自行的月殿獨嫦娥那道

賞之際宥兒厮挨手兒厮把少也是有五千來對兒

詩曰

太平時節喜无窮　萬斛金蓮照碧空
最好遊人歸去後　滿頭花弄曉風來

是夜鰲山脚下人叢鬧裏忽見一个婦人喫了御賜酒將金盃藏在懷袖裏喫光祿司人喝住這金盞是御前寶玩休得偷去當下被內前等子拿住這婦人到端門下有閤門舍人具將偷金盞的事奏知徽宗皇帝聖旨問取因依婦人奏道賤妾與夫婿同到鰲山下看灯人鬧裏與夫相失衆　皇帝賜酒妾面帶酒容又不與夫同歸為恐公婆怪責欲假皇帝金盃歸家與公婆為照臣妾有一詞上奏　顏這詞名鵪鶉天

月滿蓬壺燦爛灯與郎携手至端門　觀鶴降笙簫辛
不覺鶯鶯失却群　天漸曉感皇恩　宣賜臉生春歸
家切恐公婆責乞賜金盃作照憑

徽宗覽畢就賜金盞與之當有教坊大使曹元龍奏道適來婦人之詞恐是伊夫宿構此詞來騙吃下金盞只當押婦人當面命題令他撰詞做得之時賜與金盞做不得之時明正典刑帝准奏再令婦人做　詞婦人請命題准聖旨令將金盞為題念奴嬌為調女子領了聖旨口占一詞道

桂魄澄輝禁城內萬盞華灯羅列无限佳人穿綉徑幾
多妖艷奇絕鳳燭交光銀灯相射奏簫韶初歇鳴梢響
處萬民瞻仰宮闕○妾自閨門給假與夫携手共賞元
宵悞到玉皇金殿砌賜酒金盃滿設量袞從來　紅凝粉
面尊見無憑說假王金盞免公婆責罰臣妾

徽宗見了此詞大悅不許後人攀例賜盞與之徽宗觀灯以節是時開封府尹設幕次在西觀下彈壓天府獄囚盡押在幕次斷決要使獄空徽宗與六宮從樓上下觀西觀斷決公

事衆中忽有一人墨色布衣若寺僧童行狀從人衆中跳身出來以手畫簾出指斥至尊之語徽宗大怒遣中使執于觀下今有司拷問箠掠乱下又加炮烙詢問此人爲誰其人略無一語亦無痛楚之色終不肯吐露情實有司斷了足筋俄施刀蜜血肉狼藉終莫知其所從來帝不悅遂罷一夕歡真个是

青春過了增華髮　歡樂既極哀情來

後來呂省元做宣和講篇說得宣和過失最是的當今附載于此世之論宣和之失者道宋朝不當攻遼不當通女真不當取燕不當任郭藥師不當納張瑴這个未見通論何以言之天祚失道內外俱叛遼有可取之釁攻之宜也女真以方張之勢繫垂亡之遼他日必与我爲鄰通之可也全燕之地我太祖太宗百戰而不能取今也兼弱攻

可以收漢晉之遺黎可以壯關河之上勢燕在所當取也郭藥師奉涿易來降則以燕人守燕可也平州乃燕之險張瑴奉平州來歸則抗之亦可也中国之召侮於女真者不在乎此蓋女真初未知中国虛實初焉遣使非人泛海娶至每爲其酋所辱則取輕於其始矣及議山後地粘罕尚兀自說南朝四面被邊若无兵刀怎能立国如此強大尚有畏怕中国的意自郭藥師既降之後遼人垂滅之国尚能覆敗官軍虜酋曾告馬廣道刘起慶用兵一夕逃遁您看我家用兵有走的麼則中国之取侮於女真者不特一事也設使當時不攻遼不通女真不取燕山不任藥師不納張瑴其能保金兵之不入寇乎蓋宣和之患自熙寧至宣和小人用事六十余年奸倖之積久矣彗犯帝座禍在目前而不知寇入而不罷郊祀怕礙推恩寇至而不告

中外怕妨恭謝寇迫而不撤綵山怕礙行樂此小人之夷狄也童貫使遼遼人笑曰大宋豈无人乃使內臣奉使耶女眞將叛盟朝廷遣使者以童大王爲辭粘罕笑道汝家更有人可使麼此宦官之夷狄也虜至燕而燕降至河北之軍潰至河南即河南之戍散此兵將之夷狄也置花石綱而激兩浙之盜起科免夫錢而激河北京東之盜熾此盜賊之夷狄也自古未有內无夷狄而外蒙夷狄之禍者小人與夷狄皆陰類在內有小人之陰足以召夷狄之陰霜降而豐鍾鳴雨至而柱礎潤以類召類此理之所必至也宣和之間使无女眞之禍必有小人篡弑盜賊召棄之禍矣

新刊宣和遺事前集